

文人与面食的故事

◆ 刘勃

西晋有个文人叫束皙，写过一篇《饼赋》，其中饼泛指各种面食。文章开头就讲，虽然古书上就谈吃麦，但并不提吃饼，可见饼出现的历史并不长。

束皙说：春天不冷不热，适合吃“曼头”（馒头）；夏天酷热的时候，适合吃“薄壮”（凉面皮）；秋天降温了，最好吃“起溲”（发面饼）；隆冬天寒地冻，那就是“汤饼”（面片）最好了。而“牢丸”（汤团）是面食里最赞的，因为一年四季都好吃。



明清时南稻北麦的作物分布，已经完全成型，饮食上自然也是“南人饭米，北人饭面”的局面。李渔自称虽然是南方人但长得像北方人，脾气刚直，饭量强横也像北方人，所以他的饮食习惯，也是不拘南北，一日三餐，吃两顿米，一顿面。

李渔介绍自家制的面条两种。一种自己吃的，叫五香面；一种待客用，叫八珍面。从今天的标准看，五香不过是酱、醋之类厨房常见的佐料，八珍也不过是鸡肉干、鱼肉干、虾米、鲜笋、香蕈、芝麻、花椒和一点汤汁。总之，他谈吃比较平淡无奇，远不如他谈戏文或说段子来得生猛巧妙。读书至此，也只是盼他赶紧吃饱好有力气继续说段子而已。

清代袁枚所著《随园食单》以随笔的形式，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，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我国14至18世纪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饭点、美酒名茶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美食名著。



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，对食物的叙述，看起来开胃得多。如：大鳊一条蒸烂，拆肉去骨，和入面中，入鸡汤清揉之，擀成面皮，小刀划成细条，入鸡汁、火腿汁、蘑菇汁滚。

先一日将蘑菇蓬熬汁，定清；次日将笋熬汁，加面滚上。此法扬州定慧庵僧人制之极精，不肯传人。然其大概亦可仿求。其纯黑色的或云暗用虾汁、蘑菇原汁，只宜澄云泥沙，不重换水，则原味薄矣。

试了。他与娜红说好了，明天一早，寨子门开，就早早地来拿信，以便早去早回。

回了。他又看见岩柴朝叶妙走去，虽然离得远，听不见他和叶妙说的话，但妮其却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是在眉目传情，使得她恨意更深，促使她下决心找机会揭露叶妙和岩柴的好情，让脾气暴躁的窝朗牛狠狠地收拾他们。这一切，还在寨子里得意地晃来晃去的叶妙当然是不知道的。

这天晚上的下半夜，早已从眉目传情中得到得意的岩柴再次偷偷溜进了叶妙的竹楼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一直关注着叶妙竹楼的妮其把一切都看到了。由于怕叶妙和岩柴完事后，岩柴会迅速离开，妮其只是等了一小会儿，就回到大竹楼上去向窝朗牛报信。

窝朗牛虽然已经冷淡了叶妙，但仍然把她当成自己的占有物，他是一个大部落的头人，权威正盛，怎能容忍？他略为沉思，就低声说：“去后边把山药他们喊起来！”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国民党顽固派张能忍支队的一个排也集体携枪来投。

沈鼎立和金有祥投奔瞿犊部队后，瞿犊从今后到崇明开展斗争的目标出发，决定成立崇明独立中队（简称“崇队”），沈鼎立、金有祥分别担任中队长和副中队长，瞿犊部队的汤如苏被派到崇队任政训员。崇队随瞿犊部队参加了海门战斗。5月，沈鼎立从延安抗大毕业归来，与瞿犊、沈鼎立、金有祥等人商议，决定派人回崇明，在启东二厂营地，扩建崇队。5月下旬，为使部队取得合法地位，在沈鼎立和中共党员茅理的共同研究建议下，瞿犊抗日游击队接受国民党特务总队点编，番号改为二支队四大队六中队。

瞿犊还与沈鼎立、汤如苏商量，为打击崇明日益猖獗的汉奸活动，借鉴天津铁血锄奸团的模式，由汤如苏招募集训，成立抗日锄奸团，简称锄奸团，专门完成打击汉奸，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等敌工任务。汤如苏秘密招兵筹备，以崇明三乐中学学生为主，十余个抗日青年加入锄奸团。这时，成立抗日锄奸团的消息被陈廉尧得悉，立即找到汤如苏，强令把锄奸团列为县政府直管，脱离与瞿犊部队的隶属关系。汤如苏在瞿犊同意的情况下，接受了陈廉尧的收编。可是，陈廉尧收编锄奸团后，一不给经费，二不给枪械弹药。瞿犊从大局出发，送上4支短枪，6支步枪，一批子弹、地雷、手榴弹，派出联络员袁元和两名军事教官，并保证锄奸团的给养供应。在瞿犊的鼎力扶助下，抗日锄奸团于5月下旬起，在启东汤家学校开展军事训练，为期四十余天。

与此同时，瞿犊部队随国民党特务总队四大队进驻北浏桥，参加了公路伏击日军车队和打击土匪的战斗，接受了战火的洗礼。特务总队队长丁维藩是铁杆顽固派，对瞿犊极尽打压排挤之能事，不仅派人造谣，还采用封官许愿、钱财利诱等手段拉拢沈鼎立和金有祥，企图瓦解瞿犊部队。沈鼎立、金有祥不为所动，向瞿犊报告。瞿犊冷静思考后，果断率部向启东转移，并恢复崇明独立中队番号。

7月6日，瞿犊的指挥部和两个中队临时驻扎曹家镇，不幸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陆兆林独立旅袭击，损失较大。崇明独立中队因驻扎在曹家镇外，未受损失。

束皙介绍了面食可以搭配多么丰富的食材，和面、拉面的时候手法可以有多么精妙。而做好的面食：

弱如春绵，白如秋练。气勃郁以扬布，香飞散而远遍。行人失涎于下风，童仆空嚼而斜眄。警器者唇，立侍者干咽。

如此描写面食之香美馋人，可以说是相当生动了。

这篇文章，现在研究食料史的学者相当重视，因为他把面食的起源，当时的做法，分多少种类等诸问题，都写到了。但当时的人，评价是不高的，“文颇鄙俗，时人薄之”。

这种文章写出来会被鄙视，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。古代文人创作，其实和我们今天发朋友圈的逻辑也类似。

西晋的何曾，到皇宫去，总是嫌弃皇家伙食差，不肯吃东西，蒸饼非要上面裂成十字才肯吃，在发酵技术总体还不怎么高明的时代，这就一点都不鄙俗。现在随便什么食堂都有开花馒头，那静静地啃完就好。在有些人眼里，炫富可以，哭穷也成，唯独真正的日常生活，似乎最没有谈论的价值。

这种看法束皙当然知道，不过他当时状态比较消极。西晋是个讲究门第，但下层上升通道还并没有完全闭合的时代，束皙不属于高门大姓，但祖父、父亲都做过郡守，也还有点地位。这种不上不下的出身，本来是要加倍努力的，但他哥哥娶了权贵的女儿却又闹了离婚，导致束皙的仕途也被连累，所以他才自暴自弃，自顾自地写这种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自己开心一下就好写的文章。这倒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。

2

古代文人和面食之间的故事，大多和这种放松的心态有关。白居易写“胡麻饼样学京都，面脆油香新出炉”这样句子的时候，显然没打算传世。苏轼与弟弟苏辙都被贬谪，途中相遇，路边有卖面条的人，于是兄弟二人买了吃。苏辙越吃越觉得难吃，放下筷子叹气。苏轼却狼吞虎咽地吃完，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：“九三郎，尔尚欲咀嚼耶？”

窝朗牛

彭荆风



如果被窝朗牛和魔巴知道了，会砍断她的手脚，但随着叶妙得意地在周围炫耀地走来走去，把她急于报复的恨意煽动得更为炽烈。

过了一会，她又看见岩柴朝叶妙走去，虽然离得远，听不见他和叶妙说的话，但妮其却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是在眉目传情，使得她恨意更深，促使她下决心找机会揭露叶妙和岩柴的好情，让脾气暴躁的窝朗牛狠狠地收拾他们。这一切，还在寨子里得意地晃来晃去的叶妙当然是不知道的。

这天晚上的下半夜，早已从眉目传情中得到得意的岩柴再次偷偷溜进了叶妙的竹楼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一直关注着叶妙竹楼的妮其把一切都看到了。由于怕叶妙和岩柴完事后，岩柴会迅速离开，妮其只是等了一小会儿，就回到大竹楼上去向窝朗牛报信。

窝朗牛虽然已经冷淡了叶妙，但仍然把她当成自己的占有物，他是一个大部落的头人，权威正盛，怎能容忍？他略为沉思，就低声说：“去后边把山药他们喊起来！”